

回忆槟吉玻人民抗日战争

陈凯 著



南岛出版社

回忆槟吉玻人民抗日斗争

陈凯 著

南岛出版社

书 名：《回忆槟吉玻人民抗日斗争》

作 者：陈 凯

出 版：南岛出版社 (NanDao Publisher)

印 刷：辽宁省理化测试中心印刷厂

规 格：32 开本 印张 3.75 850 毫米×1168 毫米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数：1——1500

书 号：ISBN 962—85331—9—3

地 址：香港上环邮政信箱 33039

P. O. BOX33039 Shoungwan, H. K.

电 话：0852—92568249

定 价：港币 35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寄语

从时间方面来说，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不过，历史的光辉是浩气长存的，它对人民的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受时间所限制的。可是，在今天要凭记忆来回顾这部复杂和不平凡的历史，做到完整和翔实的记载，保存历史的全貌，确实是困难太大了！

高兴地看到许多关心历史的朋友在辛勤动笔、填补历史的空白。作为三年八个月亲历其境的笔者，再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踌躇。不过应先交代的是：笔者对马来亚北端人民这场既艰难困苦又惊天动地的抗日斗争历史的了解也不够全面；又加上时间间隔太久，对某些事情发生的准确时间、地点、人物姓名和具体情节，也多印象模糊。同时，也由于自己认识水平的限制，这篇回忆从历史的全面性、翔实性的角度来说，必然存在许多缺陷，欢迎批评，更希望有机会得到纠正和补充！

陈 凯

1996年8月初

前 言

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军民抗日解放战争，经历了三年八个月艰难困苦的历程，付出了重大牺牲的代价，终于赢得了足以引为自豪的胜利。革命军民所铸造的英雄形象，集中和生动地体现了马来亚人民顶天立地的革命英雄气概。这部分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不平凡历史，是马来亚革命史册中永放光芒的动人篇章。每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心潮澎湃无限崇敬所有为民族解放事业进行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英雄们！铭记先烈们永垂不朽的伟大精神和光辉业绩！

序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谁也难预料到驻扎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骄横一时的十多万配备精良的英国军队，竟在几万轻装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入侵时，变成地地道道的豆腐军，丧失了起码的战斗能力。让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象秋风扫落叶，出奇地在一个星期内占领了吉打（Kedah）、玻璃市（Perlis）、檳城（Pinang）、威利省（Wellesley）。接着，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KualaLumpur）竟在1942年1月11日沦陷；统率英军守卫新加坡（Singapore）的英军首脑白思华也在1942年2月15日举起白旗向日军投降。这可说是“大英帝国”在地球上、在历史上最见不得人的失败和耻辱。

日本法西斯的入侵，马来亚人民大难当头，面临生死搏斗，是历史严峻考验自己的勇气、决心和力量的关键时刻。

目 录

一、星星之火——槟威人民抗日游击队·····	(1)
二、艰苦开创华玲路革命地盘·····	(6)
三、吉打州特委会的历史作用·····	(16)
四、创建吉打北部抗日根据地·····	(21)
五、战斗不息的阿娄新路·····	(25)
六、同“一三六”部队联系的复杂过程·····	(40)
七、队伍下山后的局面·····	(52)
后记·····	(59)

附 录

血仇·····白衣、黄淑珍等（星洲人民出版社1943年版）	
1998年重版者话·····	(66)
前 言·····	(67)
歌牺牲同志（列宁喜欢唱的歌）·····	爱民译 (70)
光荣奋斗史——白衣寄自四排坡监狱·····	白 衣 (73)
蒙难革命战士遭受逮捕及牺牲经过·····	小 荣 (78)
以实际行动纪念蒙难革命战士·····	阳 作 (86)
哀悼黄诚烈士·····	凌 霜 (90)
痛悼民族英雄阿Q同志·····	明 作 (93)
忆林亚当同志·····	珍 作 (96)

学习白衣同志为人民利益献身的精神·····	盛 作 (99)
哀悼反法西斯英雄黄世锐同志 ·····	荣 作 (103)
编后记·····	(106)
插图：四排坡监狱·····	(109)

一、星星之火

——槟威人民抗日游击队

正当马来亚共产党所影响和参与指挥的新加坡星华义勇军在用自己的决心和生命捍卫国土、英勇顽强抗日军在新加坡登陆的时刻，槟城市委会坚决贯彻马共中央二中全会关于抗日卫国的决议，开始在威省（Wellesley）南部爪夷（Sangai Bakap）阿劳山区筹建一支抗日游击队。市委会派出几位干部日夜奋战不息，他们趁漫漫黑夜乘舢舨渡过槟威海峡，踏着老爷脚车不停穿梭于威省各条公路。威南爪夷街上顿时多了一些年青的陌生人来往，他们随身带着简单的手提袋，不约而同的从市场中心一个叉路口弯进郊区。

首先在郊区与森林边缘几家群众的热诚支持下，同志们紧张地进行着一切都很陌生的建队工作。周围的群众逐渐知道共产党要在森林里建立部队打日本，无不喜出望外，一些过去在中国受过土地革命影响的老群众，摆着老一辈自豪的口气说：“日本鬼子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能对付……！”由于同志们的努力和群众的支援，建队工作热火朝天。主要负责干部老陈和大胖同志亲自带几位较熟悉森林

情况的同志，进山选定一个既靠近水，又离农村不远的山头做营地。

一面建营，一面筹粮，一时从郊区到芭边、从芭边到营地，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运送粮食者有的一袋一袋地扛着走，有的一担一担地挑着走，光明正大、公公开开。运武器方面，因槟城市委较早时有一次运手榴弹过槟威海峡时失手，当时同志们把一批手榴弹搬下舢舨，碰巧被抓走私的人员当私货抓到，党员杨克同志个人勇敢地承担责任，受尽酷刑，英勇牺牲了。有了一次血的经验教训，所以严格讲究技术，不论是枪、子弹或手榴弹，都从威省和吉打南部各处收集后，用各种方法伪装好，从小路运来，避免经过日军岗哨。当时参加的都是学生、工人和店员，不久，营地就集中了 50 多人，但正式的游击队员只有 30 多人，其他的是民运工作者和交通员。武器也集中有 20 多支来福枪和猎枪、几把短枪、一大批子弹和几十颗英式手榴弹。已经有人有枪，于是槟威人民抗日游击队就在一个不平常的日子里庄严宣告成立。没有军旗、党旗，也没有制服，仪式简单朴素，槟市委会派代表参加并讲话，场面很热烈，掌声就是心声，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和感到自豪。当时是 1942 年 2 月中，新加坡英军投降前后。

队伍成立后，由一位从外州调来的较有军事常识的同志负责教练。第一阶段的主要学习内容是队列、射击法和简单的散兵法，怎样使用手榴弹的课程排在后头。日常队伍的戒备很松懈，更不晓得如何注意营地的保密问题，一条路由农村直透到营地，人员来来往往，路也越来越大。营内

厨房的火烟，一天有几个小时散布在营地上空，在森林外远远就可清楚望到火烟一团团在飘动，可说处处给敌人的侦察工作开了绿灯，这些大家都看到，但因为没有经验，等于熟视无睹，谁也不当一回事。

在1942年3月上旬的一个清晨，同志们集队点名过后，将要开始别的活动，突然敌人的枪声从前后两个方向同时响起。当时队伍虽算有了一定的组织，但还来不及训练，战斗员只学会简单的开枪，指挥员也缺乏作战经验，碰到敌人突然的袭击，队伍难免要乱成一团。幸好靠着几位比较镇定的同志，拿起枪来说不上什么瞄准地向敌方扣机，枪声就是力量，也有效地打击了敌兵的士气。虽还未学用手榴弹，但一些同志也随手拿来当石头抛向敌方，虽然手榴弹没有爆炸，但也把敌人吓得满地滚。敌兵因不明底细不敢马上接近，也有利于队伍的撤退。利用敌火较弱的机会，队伍分成多组从多个方向撤退，只带出部分武器，多数武器和物资损失了。在撤退时有一组同志碰到一股正在摸索前进的敌人，结果两位牺牲，一位受伤。

脱险的同志有一部分找到组织关系，回到党的怀抱，有一些走回家或下落不明。槟威人民抗日游击队头尾成立不到一个月，就这样被打散了。但尽管队伍不存在了，它的意义并没有消失，相反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群众普遍传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爪夷山上打死大批日本鬼子，无不拍手称快，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其实后来证实日本兵只死伤各一个。）过后很久很久群众还在谈论着这支游击队，怀念着认识的干部和队员，称赞他们是英雄好汉。可见群

众是多么热爱自己的队伍，热爱抗日英雄！

十多位同志带了几支枪闯到吉打南部三巴央(Junjung)、居林(Kulim)民运地盘找到组织关系，民运同志便陆续用脚踏车把他们转移到东面拉武勿杀(Labu Besar)哥拉诺农村暂时隐蔽。敌人达不到消灭这支游击队的目的，又肯定了游击队转移的方向，便派出许多侦探到各处的小市镇和农村活动。有一个当地的暗探在拉武勿杀市区拉了一个相识的群众到咖啡店喝茶，小声地问该群众“听说这几天外地有几个青年来这里找工做，你知道吗……？”这个群众正好自己就负责掩护两位游击队员，一听心里就明白，不在意地回答说：“现在日本来了，生活困难，不是到处有人找工做吗……？”暗探认真地说：“你不知道，这几个青年不是真的找工做……而是坏人……你知道告诉我有钱好喝咖啡……！”群众随便应付几句便离开了，赶快回农村通消息，并给两个隐蔽在木薯芭的游击队员改换地点，提防万一。

虽然敌人相当怀疑游击队员躲藏在拉武勿杀哥拉诺华人农村里，但是找不到具体线索，无从下手。因为这个农村有百多家华族薯农，茂盛的木薯芭连成一片，象座小树林，一望无际，木薯芭又连接着大森林，森林使敌人望而生畏，结果十多位游击队员在群众勇敢和机警掩护下，有惊无险，未发生意外。群众默默无闻、日夜提心吊胆地为抗日事业作出贡献。在十多位游击队员安全转移到别的地方后不久，便有几个同志在拉武勿杀的另一个地点受到敌人包围，牺牲一位同志，接着敌人便疯狂摧残这个地点周围的群众。

爪夷阿劳山区和拉武勿杀地区的群众，虽然受到敌人

种种摧残,但是,他们并没有动摇,始终一心向着党和抗日军,普遍参加了抗日组织,积极协助抗日流动队进行各种活动,接应来来往往的过路抗日工作人员,提供抗日组织所需要的交通站和交通员,到了抗日中期和后期,更有许多青年奔向抗日的武装行列。在三年八个月的抗日战争发展过程中,爪夷山区和拉武勿杀地区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屈不挠不断地发出热和光,为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自己的光荣贡献!

二、艰苦开创华玲路革命地盘

从吉打东部华玲(Baling)市镇到西南面七英里市区之间数十英里的公路两旁,散布着广阔的胶园和华、马族农村。路的北面跨过华玲河,通过广阔的马来族农村可到达吉打州中部。路南面的胶园和农村连接着吡叻州的原始大森林“民当山”(Gunung Bintang)。只有把华玲路这几十英里长公路两旁的群众发动起来,建立起牢固的革命据点,抗日战争才能大踏步向前发展。当时檳城市委会和吉打州地委会各派出干部(檳城方面是老陈、大胖等,吉打方面是陈鲁、张云等),建立起联合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订下一个月完成在华玲路建立革命据点的突击计划,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不简单的任务,但迫于形势的要求,谁也没有第二句话,下定决心,鼓足干劲,拚全力同时间赛跑。人员分为两组,狠抓最主要的工作环节,一组从七英里和周围几个华村着手,第一步先争取在各村建立抗日组织,再向四周发展。另一组则争取先组织瓜拉卜干(Kuala Pekan)一带森林边缘的伐木工人,准备条件把隐蔽在哥拉诺农村的武装人员转移过来,以便在华玲路建立除奸打狗的流动队,配合展开群众工作,两个组的任务可说是硬性规定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大家都表示了不可动摇的决心。

第一组同志(陈鲁、张云等)深入七英里农村,穿起农民

衣服，拿着锄头，戴上笠帽，和群众一起下芭场，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抗日宣传，得到群众的欢迎，同志们领导群众同木薯厂商进行一次提高薯价的斗争，取得胜利。事实是最有力的宣传，工作组的威信提高，影响很大，很顺利把农村的大部分群众团结起来，群众纷纷自动报名参加抗日组织，工作组开展第一步踏稳了，以七英里做基点，周围几个村的工作也顺利展开起来。

第二组的同志(老陈、大胖等)经过一番的努力，也很快组织了几十个森林边缘的伐木工人，并且在瓜拉卜干筹备了流动队驻扎的地点，提前把十多个武装人员和武器从哥拉诺农村秘密转移过来。此外，还在瓜拉卜干市区建立一个交通站和在周围马来族农村获得了一些马来族群众的拥护。

由于两组同志的日夜奋战，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大家信心更强，接着提出了新的突击计划。但是环境也很快发生变化，敌奸走狗的活动越来越猖狂，敌兵的突击行动也日益频繁，到处气氛很紧张。为了适应复杂的环境，同志们也更认真讲究活动技术，凡是在农村里活动，一般上都穿上农民服装，凡是踏脚车在公路上来往多扮成做小买卖的小贩。这里举一个较典型的例子：日本南进初期各地的中药店还有中药卖，同志们有计划到各处中药店买“六味”，主要是要搜集药店包“六味”的盖有店号的纸张，以便把檳城市委会出版的地下报纸包装象一帖一帖“中药”，方便在公路上公开携带(因当时敌人时常突击搜查身体和拆开脚车的各部分来看)。有一天下着小雨，一位同志在华

玲路打划(Tawak)市场边一间小咖啡店避雨,忽然走来两个日本兵和一个走狗,搜查了这个同志的身体和拆开脚车座来检查之后,就顺手把脚车头吊着的一包“中药”上面两粒陈皮梅摘下塞进口里,咕哩咕噜地走了,原来这包“中药”里面包装的正是地下报纸。

虽然同志们活动都很警惕,但是在1942年3月底到4月间,还发生了几件有惊无险的意外事件:3月底一天,工作组三位同志打扮成收买土产者,晚上在麻不来通往双溪大年(Sungai Petani)的三叉路附近一个小农村里开会,当晚在村里过夜。次日早晨天未亮,百多日本兵突然包围了农村,逐屋进行搜查。同志们无法脱身,只好硬着头皮以收买瓜菜的名义应付。敌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同志和一批群众,一起押上兵车,向着华玲方向驶去。因为一到警局或兵营,同志们的身份就会暴露,同志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准备等兵车过了瓜拉吉底(kuala Ketil)市场到了路旁有矮青的地方便跳车逃走,作生死一搏。可是车到了瓜拉吉底街上便停下,敌人把同志和群众赶下车后,便开足马力扬长而去。同志们和群众都捏了一把冷汗。过后听两个爪牙说,敌兵的突击行动是因为得到情报说有一批游击队人员从拉武勿杀过来活动。

上述事件过不久,大概是四月初,有一位干部住在离打划市区不远的卢文宜胶园公司,又差点出事。因为市区交通站的交通员被敌人抓后顶不住敌人的施刑,产生动摇,带敌人到胶园公司来。当时那位干部刚好和工友们在座谈,闪避不及,敌兵一进公司就大声问那位被捕的交通员“哪一

位是共产党……？”那位干部技巧地看了那个交通员一眼，交通员犹豫了一下摇头对敌兵说：“那个人不在了……！”敌兵狠狠地打了他，厉声问工友“那个共产党去哪里了，快说……！”那位干部灵活地应道：“有一个外地人来公司借住两夜，今早走了……。”敌兵听后又拉着那个交通员退出去，一面打一面推上汽车走了。工友们叫那位干部快走，估计那位交通员受不了刑会照实说。那个干部推着脚车才向胶芭另一个方向走不上百米，敌人的汽车就倒回头来，他只好人和脚车一起隐蔽在胶沟里观察情况，敌人很凶要工人交出那个干部，工人们一口咬定那个人刚才踏着脚车跟着他们的车从大路出去了，敌兵气愤地又推着那位交通员走了（听说敌人倒回头抓了公司的工头去关了一个时候）。这时那个干部才出敌不意、故意赤裸着上身，硬着头皮踏脚车远远跟在敌车的后面，冲过了打划市区这一关，安全转移到别处。

此外，在七英里农村，有几次民运同志白天在群众家里吃中午饭时遇到敌人的突击，幸好在群众的掩护下撤退得快，没有发生意外。但有一次敌人突击一家群众，同志们撤退了，但敌人看了桌子上摆着的饭菜，便狠狠地打了屋主两巴掌，然后把屋主带走。从此，群众想出很多办法来保护同志们安全，比如群众看到同志在风声较紧时，就拿着麻包在木薯芭露天过夜很过意不去，便自动在芭里搭小寮子给同志们过夜。此外，有的群众在住屋的后面或侧面多开一两个门，使同志们在有事情时容易进出。家住靠近公路的群众有计划多养狗，狗吠就是一种自然的警报。有一个种